ICANN76 | CF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和 ALAC
2023 年 3 月 13 日，星期一 — 坎昆时间 13:30 至 14:30

里昂 • 桑切斯
(LEÓN SÁNCHEZ)： 好的。大家准备好开始了吗？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董事会和 ALAC 的联合会议。按惯例，我们或许可以先看看在座的有没有还没认识的新面孔。我们要不绕着会议桌一圈轮流发言，看看都有谁在场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虽然相互认识，但是考虑到还有人线上参加会议，这样做可以让他们看到或者知道都有谁在现场。

乔纳森 • 扎克
(JONATHAN ZUCK)： 谢丽尔，你那边新生代计划进展如何？

谢丽尔 • 兰登-奥尔
(CHERYL LANGDON-ORR)： [00:01:33 — 听不清] 新生代。谢谢，希望在纽约的各位能听清楚我的声音。我是谢丽尔 • 兰登-奥尔。我这些年来在一般会员社群，或是 ALAC 中负责过很多的工作和职责，还做过其他工作。我肯定不是新面孔了。现在我在 ALAC 主席的领导和安排下开展工作。

马腾 • 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我是马腾 • 波特曼，是 ALAC 的长期支持者，但在 ICANN 董事会任职。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马修 • 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马修 • 希尔斯，来自 ICANN 董事会。

贝基 • 拜耳
(BECKY BURR)： 我是贝基 • 拜耳，来自 ICANN 董事会。

詹姆斯 • 加尔文
(JAMES GALVIN)： 吉姆 • 加尔文，来自 ICANN 董事会，SSAC 的 ICANN 董事会联络人。

崔普缇 • 辛哈 (Tripti Sinha)： 崔普缇 • 辛哈，ICANN 董事会成员。

里昂 • 桑切斯： 里昂 • 桑切斯，来自 ICANN 董事会。

乔纳森 • 扎克：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参加本次董事会会议，对双方的这次联合会议很期待。我是乔纳森 • 扎克，一般会员社群的一员。

艾芙丽 • 多利亚
(AVRI DORIA)： 我是艾芙丽 • 多利亚，很高兴作为 ICANN 董事会成员，随 ICANN 董事会来到这里参加会议。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是钟宏安，我也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此前是 ALAC 成员，现在任职于董事会。

艾伦 • 格林伯格 (ALAN GREENBERG)： 我是艾伦 • 格林伯格，前 ALAC 成员，前 ALAC 主席，很高兴能来这里，目前我无职。

贾斯汀 • 丘 (JUSTINE CHEW)： 我是贾斯汀 • 丘，非常高兴与大家共聚一堂。这是个好地方。我也担任过不少职位。目前是 ALAC 的 GNSO 联络人。谢谢大家！

乔安娜 • 库勒萨 (Joanna Kulesza)： 乔安娜 • 库勒萨。我很感激能有机会参加这样激动人心的会议。我是 ALAC 副主席兼 GAC 联络人。谢谢大家！

里昂 • 桑切斯： 非常感谢。这些就是所有在场的与会人员了。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会议我们已经确定了议程。不过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把议程中的一些要点调整一下顺序。等一下，它们的顺序好像是对的，不用调整。那么我再提个建议，会议先讨论董事会向 ALAC 提出的问题。然后再讨论大家向董事会提交的问题。乔纳森，接下来交给你了，由你来主持针对董事会提交给你们的问题的问答环节。当然，有需要的话，你随时可以点名参会人员发言。

乔纳森 • 扎克： 谢谢，里昂。谢谢你一开始就把这么棘手的主题交给我。我曾听说，汤姆 • 克鲁斯每年都会送一个椰子蛋糕给自己合作过的每一个演员。这一点值得好好考虑一下。联系到对志愿者工作的赞赏和认可，我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话题，而且可能是对问题的错误表述。我认为，对于 ICANN 内的所有选区来说，很难找到有能力、热情的志愿者来参与 ICANN 这些通常很漫长的流程。

如果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或类似的理论，我认为这在 ALAC 中可能是最为强烈的，我确信每个人对自己的选区也有这种感觉。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与其他选区相比，我们选区并没有来到这里的更多理由。对吧？

这是一个真正的志愿者社群，没有作为后路的商业业务或通过某种政策制定流程来获利的优势。而我们发现有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在一般会员社群中，董事会的人来了，只参与了一点工作，然后就离开了，这让人们觉得付出这种程度的努力不值得。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对这个形式有很好的具体建议，但我想到了一些事情。我们参与这些流程期间的一个有趣之处是，有些资深老人，他们出于难以想象的原因留了下来，继续为这个流程做出贡献。其中两位就是谢丽尔和艾伦，他们都是一般会员社群的坚定支持者。他们的价值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还在于他们在基层的持续工作和参与、主持工作组、参与、撰写公共评议等等。这不是仅仅以顾问的身份被动参与。与此同时，也有新人和年轻人有兴趣更多地参与其中。但我总是感觉没有将他们紧密融入行动中，因为他们无法来到现场参加会议和类似活动。

因此，这对我来说是新的问题，因为当我担任政策制定副主席时，我基本没有接触过这些事情。关于这方面，我记得有员工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想为谁使用你的额外差旅名额？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我本身有一定的兴趣在一般会员社群中为仍然非常活跃的前主席这样的老人寻找一些荣誉职位，让他们同一些拥有特别头衔的人士一样活跃在这类场合里，所以值得将差旅名额用来做这方面的尝试，对吧？但这不一定会产生积极成效。把某些人带到这里来可能会是一场灾难，但我觉得尝试着让一些年轻人来到这里是非常值得的。

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有一些运营方面的东西。例如，我们提出了诸如 Slack 的使用的问题，以及如何将其提供给社群。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电子邮件并不是特别适合建立共识和积极对话的工具。它真的是为双边对话而设计的。

如果你要在两天内进行一项实际讨论，一个对话线会变成 10 个具有相同主题行的对话线，其中三分之一甚至会脱离主题。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一个特定主题下正在进行哪些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等。在这些方面已经存在一些现代化的工具，让人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并尝试就问题形成线下共识。这些就像从占领运动中走出来的 Slack 和 Lumio 一样，已经成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开源软件。

众多研究表明，决策所参考的意见输入越多样化，决策就越优秀。决策过程中考虑的年龄、性别、种族、地域因素越多，决策就越好。其次，还有研究表明，参与决策的人越多，决策成功实施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决策因更广泛的参与而获得了大范围的支持。

我们最终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这些任务上，它们过于短而频繁，以至于人们无法跟上速度，而不够胆大的人则不敢参与。还有就是真正关注那些可能通过某种试点或试验，有望会使离线协作更高效，并让那些在文化上有差异或觉得其知识水平不足的人发出声音，给予他们参与机会的软件。这就是我想提出的两个事项。

除此之外，我想邀请乔安娜。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回应，还是说我们可以继续指望...董事会主席。好的。谢谢。

乔安娜 • 库勒萨： 谢谢，乔纳森。我有一个问题。我虽然没听懂你在说什么，但你说到当你要给空缺的差旅名额推荐人选时觉得很难。为什么难呢？我没有注意到其中的关键。

乔纳森 • 扎克： 我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问题。我的难点在于权衡推荐人选的利弊，因为我不仅要考虑资深的老人，同时我也很想试试给新人更多的参与机会。

里昂 • 桑切斯： 是的，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一种更好地表彰大家的志愿者工作的可能方法是，通过提供差旅名额，让仍然参与并积极为志愿者工作以及 ICANN 的使命做出贡献的前 ALAC 主席保留荣誉地位，同时也为你想引入的新人提供一些可自由支配的额外名额，对吧？这就像是尝试新的事物。我看到艾伦和艾芙丽举手了。艾伦刚才发言了，等下就让艾芙丽发言吧。

乔纳森 • 扎克： 我想快速说两句。除非过去几年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否则我们没有空余名额。唯一有空余名额的情况是有些人因个人原因或签证问题无法出差。我想让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我认为所谓的空余名额的说法并不成立。偶尔由于签证问题，会出现许多空余名额，但那是另一码事了。

艾芙丽 • 多利亚： 谢谢。我想谈谈你正在进行的另一个主题和相关的事情，确保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就是说，更好地认可志愿者工作的方法之一是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工具。我非常想说，就我们拥有的工具而言，就我们经常强加给各工作组和人员的不适当工具而言，我非常同意关于该主题的几乎每一句话。

我们是保守的，有些旧工具我们一直在使用，它们久经考验，我们知道如何维护它们，所以它们是安全的工具。但你是对的，在过去 10 到 20 年里，诞生了许多协作工具。比如我们常用的 Google Drive 就是其一。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工具我们没有尝试。

有些工具已经有部分人员在使用了，但还没加入到我们的工具库中。我发自内心认同你所说的。认可一个人的工作的方法之一就是提供合适的工具。谢谢。我们曾经无数次谈论如何对他人的工作表达赞赏，特别地提到，当你欣赏一个人时，就会给他提供合适的工具，这真的是一种良好的做法。谢谢。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艾芙丽。宏安。

钟宏安： 我是宏安。在艾芙丽的发言的基础上，我认为工具非常重要。不过对于乔纳森的建议，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差旅支持也算是让出差人员可亲自参与现场会议的一种工具。这个建议非常有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它。也许你申请了到别处去。但是荣誉概念让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老员工的长期参与和贡献，并且也给了 ALAC 一点灵活性，可以为我们想要尝试培养的年轻而热切的新人提供支持。所以我认为这个主意很有趣。当然，我们也必须从实地出发，进行深入考虑。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宏安。好像乔安娜想要发言。

乔安娜 • 库勒萨： 谢谢！我只是想插句话，我强烈同意刚才说的那些。我们非常欢迎莎莉的初步干预，就如何最好地解决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反馈，我们期待着召开专门的会议。

作为一般会员，我们强烈认为，志愿者的贡献补充了目前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如果我们不服务于志愿者的需求，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就有失去其价值的风险。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正如乔纳森所说，由于我们广泛依赖志愿者的贡献，如今一般会员社群具有了自己的性质和特点。我们在内部进行的讨论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我们在吸引新人才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但要留住他们却很难。这次讨论让我们开始思考怎样定义志愿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试图了解志愿者是谁，我们背靠透明度制度，意向声明也有帮助，但似乎他们做的时间不够长。

还有衡量标准的问题。我们可能希望如何衡量真实贡献，事实证明，这对于混合在线会议尤其具有挑战性。疫情让我们得以远程工作，我注意到随着疫情的发展，远程参会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可以说，这些混合场景对于 ICANN 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 ICANN 已经开发了远程参会的运营模型。是否有办法采用衡量标准来确认这些贡献是仍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欢迎所有可获得的工具。一般会员从新生代计划和英才计划以及额外预算请求中受益匪浅。我们有兴趣进一步开展工作，以最好地了解他们如何帮助我们满足志愿者的需求，但是，我们决定先定义志愿者并衡量他们的贡献。也许有方法可以更加专注地开展工作。支持在有限时间内在专门主题内提供贡献的志愿者，而不是持续以这个身份提供贡献。

我们在一般会员社群中观察到的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设法吸引了新的参与者，他们确实利用这个机会在一般会员社群中学习和培养能力，但他们可能会在其他选区内找到更好的职业和个人发展机会。我们有幸能帮助他们学习成长，但也希望能够留住他们，让他们像谢丽尔和艾伦一样呆得更久一点。当然，他们两人是独一无二的。不会有第二个谢丽尔和艾伦，但我们也希望能够支持那些新加入的人。

我认为还有一个我们可能需要解决的世代问题。我对“千禧一代”这个词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我发现它极大地剥夺了公民权。但与此同时，年轻人对于志愿工作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如何为特定技术社群做出贡献，他们有着不同的观点，并且他们对名称和数字所扮演的角色的认知可能与咱们这个独特的圈子不同。所以综合起来

看，我们要抓住所有明面上的机会。我们期望能进一步了解和定义志愿者贡献，以及我们想要如何衡量它们。

一般会员社群已经提交了旨在深度开发 Atlas 使节项目的提案。有个提案提议设立导师制度，这是我们想要抓住的机会之一。我们也期望与董事会和 ICANN 团队紧密合作，更好地理解那些需求是什么以及如何满足它们。我讲完了。谢谢！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乔安娜。艾伦。

艾伦 • 格林伯格： 我也来简单说几句。今天我似乎成为历史人物了。说到工具，对此还有所不知的董事会成员要弄清楚的是，我们在过去几年里提议了许多款工具。总体而言，我们没有获得或者我们拒绝支持这些工具提案，甚至即使是一些相对简单的工具，我们也不会付费去使用它。所以必须有员工的支持，才能促使我们去使用它和获得使用它的许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得到的回复仅仅是一个“不行”，我们不允许使用它。我们不能推广它。不能跟任何人说起它。

里昂 • 桑切斯： 先来听听马腾怎么说，然后再继续讨论这一点。

马腾 • 波特曼： 谢谢。ALAC 一直擅长的事情之一是了解如何最好地引导新人并将他们融入工作流和所有事务中。多年来你们一直是这方面的楷模。在这方面，尝试是关键。所以我很赞赏尝试的做法。我也看到，如果

差旅名额有限，那么在经验丰富的老人和充满干劲的新人之间做出取舍并不容易。就好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怎么做才好呢？我明白其中的难处。

但我也注意到，为了引入新鲜血液，我们确实有那么一个计划，之前一直在开展的这个计划叫什么来着？是新生代计划，朋友们。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也可以这样想，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个计划来获益，而不是这里为 ALAC 将就一点，那里为 NCSG 将就一点。也许签约方机构不需要它，也许也需要。所以只要开放思想，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并继续改进我们加速引入新血液的方式。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马腾。这是当然的。

乔纳森 • 扎克： 谢谢马腾。我非常认同你的看法。讽刺的是，我所说的许多人都是从这些项目走出来的。因为这些项目本身非常注重通过特别的教导方式来实行指导，让学员跟上速度。我想说的是，大家都明白，在前四次会议中，在座很多人都只是像这样坐在会场里，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然后是那些从这些计划出来的人，他们表现出有兴趣更多地参与并加入一个小型小组，或者参与类似于我们对 IDN 进行最终用户调查这样的事务。这些人中有几个人参加了英才计划。这挺好，也许我可以做更多。我可以做更多，找到机会点，找到真正坚持下去的人。我们会想，可以怎样进一步培养他们，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些计划非常重要，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随后却被放之任之了。

这是除了衡量标准之外，我提出的难点之一，我想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我经常抱怨的另一点是定期参与的概念。关于 ICANN 有太多零和式的东西。例如报名加入一个五年工作组或类似的团体，即使与他们的工作相关，也会让人感到压力。对吧？更不用说对于那些只是想用空余时间做这件事的人。我仍然认为 ICANN 需要通过范围界定来改善这种情况，以便对我们所做之事的某个方面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并让我们因这些人带来的专业能力而受益，然后再放他们离开。我认为在这其中存在一些挑战。

即将推出的 ITI 的其中一项特性是订阅功能，举例来说，我对这两个主题的公共评议很感兴趣。我对将其纳入一般会员内容管理的功能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可能会遇到需要允许人们表达意见的同类问题。因为我们有着各种 RALO、ALS。所有的 ALS，他们有着与 ICANN 不同的议程。ICANN 只是他们的众多关注点之一。

但如果他们真的对安全感兴趣，他们就可以选中对应的选项框，这样就不会在每次有内容需要讨论时都收到我们的邮件，只有在遇到与安全相关的内容时才会收到。因此 ITI 仍然令我兴奋。我需要了解正在发生的我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但再次说明，对话线类型的讨论工具也具备这种功能。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乔纳森。回到这一点和艾伦谈到的方面，我表示理解。说一件事情比做起来更容易，对吧？说比做容易。根据我作为董事会成员的经验，事情是这样发展的，你有使用新工具、尝试新事物等方面的想法，但这不是说出“我们想要这个”就完了。在这背后有许多事情正在发生。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当然，我不是技术人员，但我认为这中间隐藏着一些安全问题。在部署新工具的背后有许多

事情要做。但这并不是说，因为我们面临如此多挑战，要解决这么多难题，我们就不去尝试了，对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尝试是有好处的。我希望莎莉来说说是不是应该做尝试，比如试点使用一种或两种工具，了解它们是否有用。这会怎么样？如果工具没效果，那就没效果吧。我们证明了它不值得尝试。但是如果有效，那么这就是一个成功故事了。我们也就因此多了一个可供志愿者使用的工具，让他们工作更轻松。你觉得怎么样，莎莉？

莎莉 • 科斯特顿： 谢谢，里昂。感谢你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参加这个会议讨论有一些年头了。因此我对这些问题倍感熟悉。是的，我认为我们应该始终保持那样的观点，里昂。我认为应该有一种持续的状态，你们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大体上我对你们发言的内容非常感兴趣。我想鼓励的是，你们应该以任何委员会结构一起开展工作，因为一般会员社群的各部分都有这个共同的问题，无论是什么结构。

比如说，在一个一般会员组织中，我们目前正在与 RALO 主席合作，以促成对可及性的调研。触手可得的一般会员课程。我们如何盘活那些进入了电子邮件清单但是没有实际参与的用户呢？那么我们需要考虑的工具之一就是刚才乔纳森提到的。那要如何精准切题？我认为，这与乔安娜你所说的有关。我也不喜欢“千禧一代”这个词，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要找到一些新的叫法。

这是特别的一代志愿者。一方面，志愿服务的流行程度可能达到了顶峰。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地区尤其如此。这个世代的许多人热切地想要加入 ICANN 这样的组织。但他们需要知道焦点在哪里。他们需要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以及自己对 ICANN 职责的哪些方面感到兴奋？

我认为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个单纯让人们参加 ICANN 会议甚至让人们参与工作组的政策制定流程的阶段。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因为这是一直都要做的。我认为，你说的是一般会员社群的下一个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着眼于如何开始从世界各地招募更广泛的，可能并不想亲自参会的人群？这并不是强制要求。他们会跟着问题走。我看到海蒂就在我前面不远，还有负责 ITI 的莎莉。所以会后我将专门与海蒂和莎莉一起负责这项工作。

我很想在这次会议后从一般会员那里了解一些优先事项，因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想合作和提供帮助。但我想确定里昂的意思是让我们考虑一个或几个试点。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就这么做吧。我们从那些将发挥最大作用的方面开始着手，先考虑是什么可能创造出最大的改善呢？我们一起把所有这些事情都纳入我们的工作中。我觉得这些讨论非常有价值。非常感谢。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莎莉。乔纳森。

乔纳森 • 扎克： 好的，谢谢，里昂。我认为做试点的想法非常好。我记得我们在 CCT 审核期间提出了 Slack。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经常听到 IT 人员正在研究工具，但我们还没有听说过他们正在评估的工具清单或他们

的标准是什么等等。所以即使只是关于某个我们不知道的正在进行的流程的透明度信息都可能是有用的。

一般会员社群独一无二的一点是它的地区基础架构。随着最近将这些努力调整至 GSE，这种合作模式下各区域及其下属的一般会员组织几乎均作为全球多利益相关方计划的大使参与其中，也许有一种方法可以让 GSE 将这些成功案例铺展到这个水平。

人们喜欢因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而得到认可，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这并不一定是要给予差旅名额或类似的奖励，其实在一场活动中把他们的照片放在屏幕上，告诉大家这些人的贡献，他们有多少人，与现场的人谈论他们，并介绍他们所做的工作，称赞他们为一般会员社群的无名英雄，我认为，这也是认可他们的有力方式。

莎莉 • 科斯特顿： 是的。我认为乔纳森的意见非常好。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乔纳森提到的是一种相对较新，大概才出现 12 个月的更结构化的合作关系，它存在于 RALO 主席、各地区中的 RALO 结构和合作伙伴 GSE 小组、位于不同地区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负责人之间。需要说明的是，它并不负责指导组织运作，与指导 RALO 运作的人无关。希望大家不要产生这种印象。

乔纳森 • 扎克： 当然不会。

莎莉 • 科斯特顿：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想，我只是想确保在场的人都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因为这个点子本身就是一个试点。它是一次试验，也可以这么说。这个点子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想要确保...实际上这与你刚才说的关于 IT 的见解有关。我们如何在地区层级确保每个地区的 RALO 都充分了解组织中的资源呢？

这并不仅仅是指资金和差旅名额。它包括知识、人才、技能、各种计划、各种机会，以及拥有共同计划、更专注于实现目标、取得成果、更注重于思考解决办法的合作伙伴。我们更紧密地关注资源配置，包括人员和资金。这是围绕一个共同计划的资源配置。

这里面有地区内 RALO 和 RALO 的成员，RALO 主席和执行层、RVP、利益相关方参与负责人的职责。利益相关方参与负责人的职责是确保在组织内四处协调，找出存在的零散因素，将他们拼接到计划中，避免孤岛化。

我们不遗余力地进行这项工作，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上资源。这和你的观点非常相近，也契合了提升资源可见性的理念。感谢你提出这个观点。我想到目前为止，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试验。我看到其中一些 RALO 主席也来到了会议现场。你们一直是充满想象力和精力充沛的绝佳合作伙伴。所有人都是，我希望见到他们中的更多人。他们拥有满满的潜力。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莎莉。谢谢，乔纳森。我想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吧。我很想听听你们对第二个问题的看法，也就是，有哪些是需要为最终用户落实的最迫切的问题。

乔纳森 • 扎克： 谢谢，里昂。一个有趣的点，一般会员社群和每个选区一样具有双重性，既要弄清楚其选区的利益是什么，又要弄清楚 ICANN 内部能最好地代表这些利益的事项。这种双重性导致 ALAC 分出了 CPWG 和 OFB 这两个工作组。两者的共同点是要找出和放大这些最终用户利益。在我们目前关于后续流程的讨论背景下，指的就是现在的横幅主题。

我认为存在着许多对最终用户非常重要的大问题。其中之一是 DNS 滥用。这一点我们经常提起。CCT 审核发现的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对数据的需求，并且需要对一些事件的发生原因有更好的了解，尝试找到量化问题的方法，以便我们可以衡量我们在解决问题方面的成效，而不是仅仅提出另一个解决方案，虽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就是我要提到的一些重要主题。在参加会议之前，我们已经向董事会发送了一些相关信件。因此，为了讨论与 ODA 具体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下面我将麦克风传递给贾斯汀，让对话继续进行。

贾斯汀 • 丘： 谢谢，乔纳森。我是贾斯汀。首先，我要感谢董事会与我们就 ALAC 建议和后续流程进行的持续对话以及推出 ODA。就像乔纳森说的，我们的一些意见已经提交上去了。此前我们在 ODA 推出后一直没有机会与董事会口头交流。只能通过信件。我们真的希望能面对面沟通，而不是书信往来。我觉得这是一种积极做事的方式。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次与董事会成员交流的机会，我们希望这种对话能够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接下来我要谈谈我们在 2021 年提出的 ALAC 建议。这看起来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会试着在 ODA 的背景下说清楚我今天的发言。我还会聊到被董事会标记为“待定”的 38 项建议。我想这样有助于将对话引向目标更明确的方向。

让我们从 ODA 开始吧。尤其是方案二。我们知道，董事会已经要求 ICANN 组织开发方案二的改版。那项工作应该正在进行中。从昨天开展的 SubPro 更新会议上了解到，那项工作由 ICANN 组织领导。贝基和艾芙丽就属于相关的专家组。我们了解到，董事会倾向于不严格提及是方案一还是方案二。根据我的理解，实施模型可能会结合一定程度的自动化和一定程度的手动流程。我不认为我们想超出这个范围。尤其是在必须满足合理的时间成本和时间因素以及成本因素的情况下。

我们还知道，董事会希望在调整这些因素以满足目标的方法方面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方案二中提到的多申请周期概念，是四个申请轮次年度周期，对此我们确实有些担忧。后面我会将它们称为周期，以示与轮次的区别。我们的担忧在于，我们知道这种周期有助于通过分阶段做法降低推广工作的难度。我们可以确定事项的优先级以便先完成某些事项，但我们关心的是从周期的角度来看，这些推广工作涉及什么。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从董事会那里获得保证，确保该做法不会对某些类型的申请和申请人不利或剥夺其权利。同样，我们讨论的是 IDN 和变体以及社群申请人。因为我们知道 IDN 和变体通常伴随着漫长的评估流程。然后是社群申请人，他们最终可能的选项是 CPE。这通常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仅仅是要确保这不会受到在周期推广方面所采用的方法影响。

我要提到的第二点与 PIC 和 RVC 有关。我们知道，董事会提出的问题是 ICANN 组织可能需要执行 ICANN 使命之外的合同义务，尤其是受章程第 1.1 款所约束时。没有内容规则。基本是这样。在此基础上，可能存在法律诉讼的风险，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对 ICANN 提起法律诉讼的风险，从而使可能被视为不属于 ICANN 使命范围的义务无效。

现在我只想强调，ALAC 的立场是并且一直是，所有注册管理机构的承诺，无论它们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的，都必须具有可执行性，并且必须得到执行。这是我们的立场。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以后也是这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关于注册管理机构的承诺的整个概念都会被推翻。为什么？如果不能兑现承诺或信守承诺，就不用浪费时间。

我们了解董事会提出的风险，但章程中也提到，允许 ICANN 强制实行合同义务。所以我们认为这种风险，无论是否合理，都要接受。我的意思是，董事会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我们的立场是说到你就要做到。就我们而言没有什么问题。但话虽如此，如果你认为可以通过对章程进行狭义修正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认为 ALAC 很乐意考虑是否支持这项工作。我们并不希望造成阻碍。我们会尽量合作和协作。

ALAC 更关心的实际上是机制的开发，用于确保无论是强制性还是自愿的注册管理机构承诺都经过适当协商，并以生成可写入合同的条款的方式确定下来，同时因此可以被正确解释和强制执行。因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机制，承诺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就没法强制执行。我们都知道，如果存在歧义，条款就会无效。因此，我们正在寻求的这样的机制、形式或它需要的形制。作为

ALAC，我们已准备好参与构建流程或设计机制。因为归根到底，注册管理机构的承诺对我们很重要，我们要确保它妥当兑现。

我想提及的另一个主题是申请人支持。董事会提到的顾虑与建议 17.2 有关。这涉及申请相关费用的支付，不是申请费。我们说的是向合格申请人收取的申请撰写费和律师费。董事会指出，支付此类费用可能存在信托问题。我们只想确认，令人担忧的是费用的性质，而不是 [00:42:06 — 听不清]。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为了符合建议 17.2 的要求，就要从根本上扩大对合格申请人的财务支持。

归根到底，我们谈论的是他们的申请费是否削减了。但我们寻求的是在财务支持方面，我们还能为合格申请人提供什么。因此如果申请撰写费和律师费成为问题，那么有没有其他方法来补偿这方面的支出呢？例如，董事会是否可以考虑进一步削减申请费。

上一次我们削减了大概 50% 的费用。董事会是否准备加大削减力度，或者是在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开始运作后削减年度注册费？我们确实乐于听取各种建议，不过我们也要能够为合格申请人提供更大、更多样的支持。我想到的另一个可能性是设立 ICANN 补助金项目，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显然不会引发信托问题。所以我好奇是否可以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想法。

ODA 的另一项提议是拿出 200 万美元作为下一轮次的申请人支持资金。现在我们对此有点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并且非常庆幸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针对该项目的沟通和营销计划以及申请人支持计划，特别是下一轮的计划，存在着底蕴积蓄，以及详尽的支持工作和大量资源。因此，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么可以想象它将吸引更多的申请人来争夺申请人支持。

如果是这样，200 万美元是否真的足够？我对此表示担忧。由于正在进行的推广工作，预计申请人数量会增加，我认为这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申请人。因此董事会是否可以考虑在 200 万美元的基础上增加资金？另一件事情也与这 200 万美元有关，那就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会被用于换取拍卖所需的投标信用。

如果获得申请人支持，合格申请人会进入最终拍卖，因为他们应该会在乘数和投标信用方面得到支持。我们并不知道资金来自哪里，是否来自那 200 万美元，还是来自外部。如果是来自那 200 万美元，那么我认为 200 万美元非常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多项方案，是与资源更丰富的竞争对手竞争。如果不是来自那 200 万美元，那资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得而知。

下一个话题...讲完这个还有一个。下一个话题是拍卖。我不喜欢谈这个。但有两个点。首先是我们注意到董事会对投机行为存在担忧。我们也一样。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缺乏对拍卖的政策建议，至少对私下拍卖是如此。所以我们不知道实际会发生什么。我们发现 ICANN 组织在 ODA 中建议寻找拍卖设计方面的第三方专业协助，以解决其中一些已经提出并仍然存在的问题。我们支持这条建议。我们已经准备寻机参与进去，帮助推进这项事务。

关于拍卖的第二点是，如果我们不更改拍卖模式，如果仍然采用在后一轮次开展的 ICANN 最终拍卖，那么竞标价值就还是会增加。这样总是不利于资源较少的申请人。这就是问题所在，相伴而来的是我们不知道支持申请人，让合格申请人可以参与这些方案的资金从何而来。

他们需要与来自谷歌、微软和其他资金充足的对手竞争。因此，我们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打算纳入各方专家的意见，以考虑是否可以调整拍卖模式，是否仍然可以将这一点纳入考虑。我们认为 Vickrey 拍卖仍然是更好的方案，因为它能够为资源较少的申请人、申请人支持者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社群异议和社群申请。我刚说到了引发投机行为的风险。董事会对此存在担忧。我们也一样。并且投机者也可以通过申请特定字符串的申请人来申请，以阻止有意申请相同字符串或甚至相似字符串的另一个申请人提交申请。所以我认为投机行为存在可能性。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对委员会申请进行监督这方面的责任，所以我们使用异议机制来帮助监督不良行为者或可能想要利用系统投机的人，尤其是当他们打算通过私下操作来获利时。这是我们非常想阻止的事情。可供我们使用的机制是社群异议和有限公众利益异议。

我们收到了上一轮次要提交的预算，我相信有多达五个社群异议或有限公众利益异议。但在条款和 2012 年申请人指南中非常清楚地将 ALAC 定义为负责处理异议的既定机构。所以这实际上让它自动获得资格。对我而言它会自动获得资格。但是当你考虑委员会异议的标准时，他们根据另一个因素来评判我们的资格。所以需要分两面看。一方面，我们是被公认为具有备案资格的成熟机构。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通过这个特定的标准和异议来重新确立我们的资格。这很奇特。很奇怪。对我来说很奇怪。

因此，我们希望董事会支持我们的呼吁，以确保在允许 ALAC 自动拥有资格的下一份 AGB 中，我们的异议不会因为有人质疑我们的资格而被否决。我认为我们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流程。我们将致力于自下而上的流程，在该流程中，对 ALAC 提交的任何异议都要经过一个涉及所有五个 RALO 的自下而上的严格流程。这是 2012 年的情况。它也会在下一轮次中发生。因此，提交草率的异议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我们真的希望得到一些保证，确保我们的异议将根据情况进行考虑，而不是因为有人质疑我们提出异议的资格而被否决。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谢谢！

里昂 • 桑切斯： 所以 SubPro 很紧迫，对吗？

乔纳森 • 扎克： 这一点你已经与我们沟通过了。我们都清楚了。

里昂 • 桑切斯： 我们还有八分钟时间，我们很乐意继续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因此如果还有其他紧迫的问题，请提出来。好的，艾芙丽。

艾芙丽 • 多利亚： 我们很想回答大家的所有问题。但我认为八分钟不够回答这些问题。不过我还是很想指出来，或许我们可以挑一些重点来说。必须指出的是，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件都在“待定”列表中，在出现相应的 AGB 之前需要讨论和解决的诸多事项之中。在我看来，几乎每一个问题都需要通过我们之间的对话来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真正了解细节等。

因为即使我看过记录这些问题的文档，我也需要做一些笔记。我发现它们很多...没错，没错，我同意。但细化到细节，包括法律难度和金额，以及方式是什么，如何补偿，以及如何以不干扰信托责任的方式进行补偿...全部都需要开展更长久的对话。我们讨论了如何处理各项事情。

我认为我们今后需要就投机行为和拍卖等事项开展对话。我不认为有一个...比如贝基，你提出了一个自认为得到了快速解答的问题，但我听得出来，我觉得我对此并没有快速的答案。但我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展对话，我认为在未来几天一旦我们做出决策，就必须开始规划这些对话。

里昂 • 桑切斯： 我看到有人举起了临时卡片，我们会尽力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问题简短，可以提出来。贝基好像也有话要说。贝基，请讲。

贝基 • 拜耳： 我想快速提出的问题与 RVC 的可执行性有关。在这里没人想将 RVC 放到合同中，或者说不想将任何无法执行的东西放到合同中。这根本没有必要。我们必须弄清楚如何做好这一点，但请放心，我个人会尽最大努力阻止无法执行的内容写入合同。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贝基。下面是艾伦和贾斯汀，请尽量简短发言。

艾伦 • 格林伯格： 我要说的是，艾芙丽谈到的那种对话正是我们想要的。在 ALAC 和董事会的历史中，这种一对一对话非常罕见，一个手可以数完。因此，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方法来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可以开展对话，而不仅仅是参加这些年度会议。

里昂 • 桑切斯： 很好。贾斯汀。

贾斯汀 • 丘： 好的，谢谢。我是贾斯汀。我对今天要提出的内容非常慎重。我有点后悔没有在清单里加入更多的内容。不过时间还是应该留给最重要的事项。如果今后能有机会探讨更多事项，我会很感激。谢谢！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贾斯汀。接下来我想在四分钟内回答乔纳森提出的问题。有两个问题，对吗？第一个是与崔普缇和与莎莉的对话。对吗？乔纳森，你有什么要说吗？

乔纳森 • 扎克： 大家好。谢谢！实际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莎莉 • 科斯特顿： 你想和我们对话，是吗？可以聊两分钟。

乔纳森 • 扎克： 我很高兴你们担任了新的职责，并且十分期待与你们合作。我很欣赏你们为明面上的事务带来的那种新的活力和热情。你知道的，崔普缇喜欢使用“分析瘫痪”这个词，我觉挺适合眼下的场合。因此，我期待着与你们一起打破其中的一些僵局。就是这样。

莎莉 • 科斯特顿： 谢谢，乔纳森。同样，我们也会回应这一点，我们期待着更好的未来。时间差不多了，今后我们肯定要进行对话。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谢谢！我想再强调一次，能听到你们的意见非常重要。但是时间有限。我们无法充分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但也因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在会后继续交流，继续开展董事会和 ALAC 之间的这种对话，而不是等到下一年开会时。好的，艾芙丽。

艾芙丽 • 多利亚： 是的，我们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在我们度过本周末之后，如果我们已经完成了原计划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开始安排这些事情。当然，我知道要交流的事情会更多。不过我已经开始计划不同时间的各项 Zoom 会议了，到时我们再加强交流，而不是单向倾听。谢谢！非常感谢。我们会处理好的。

里昂 • 桑切斯： 谢谢，艾芙丽。好的。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我要感谢所有同仁的耐心和贡献。乔纳森，你说点什么结尾吧？

乔纳森 • 扎克： 我很庆幸我们与董事会保持着长期的协作关系，感谢这次会议给予的提出各种问题的机会。我知道有时候任务非常繁重。但我们要继续努力，尽量做到有始有终。谢谢。

里昂 • 桑切斯： 好了，谢谢大家。本次会议到此结束。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